

何北山

何北山先生事奉父親的禮節毫不懈怠。當父親接見賓客時，他就恭謹地站立一旁等待，客人看見這情景，久久都感到不安，屢次為他向他的父親請求，讓他不必恭立在一旁，他的父親笑著說：「這件事只不過如泰山中的一粒微塵罷了。」聽的人感到震驚，才知這是重視禮教的家庭所表現出來的禮儀。

人類所以和禽獸不同的地方就是因為人懂得禮儀，做為一個人而不知道禮儀，那和禽獸有何差別？一個有德的讀書人所以和平庸的百姓不同，那是因為他的家庭是個注重禮節的家庭，家庭中的人如果不重視禮儀，那和平庸的人又有何分別？

呂涇野

呂涇野先生做太學生時，大參的熊公、李公延聘他去教他們的孩子，先生推辭不就，但沒有得到同意，他就在開元寺開館授課。沒有多久，他聽說父親生病，就馬上走路回家，熊公、李公二人想送一匹馬給他騎乘，他都等不及，說：父親臥病在床，我怎麼忍心等到有馬可騎時再回去！後來他科舉中試，當了翰林院學士，住在京師，每當父母詢問平安的書信送到時，他必定先拜了再拜才接下，退下以後，跪著把書信讀完，然後才起身。每當要送家書回鄉時，他也一

定對著書信先揖拜，然後再派人送出。

父親生病，先生在旁親自侍奉湯藥，不論白天、夜晚都和衣而睡，不寬解衣帶，盡心侍奉。平常走路也都靜悄悄，不敢出聲，以免吵擾到生病的父親。如此經過一年，他的鬢髮都變白了。等到父親過世後，他哀慟身毀的情形已超越了一般的禮儀，埋葬了父親後，他就在墓旁搭一房舍守墓，早晚都在父親墳前焚香祭拜哭泣。

國君和父母親都是一樣的，君王有詔書下達，做臣子的必定下跪接受詔書，跪地拜讀；父母親有家書寄達，為人子的不如此做，是對雙親不恭敬。涇野先生獨獨能依循禮節，如此去做，這是涇野先生所以為涇野先生的原因，也是人子所應效法的。

費文憲公

相國費文憲公事奉父親非常恭謹，中了狀元以後，仍然在父親身旁奔走忙碌，操勞服務，父親沒有命令他坐，他就不敢坐。他任翰林學士時，和關中某公同事，且兩人還是同榜中舉的。有一天兩人下棋各爭勝利，文憲公開玩笑似地在某公面頰上打一下，某公心中雖不高興，然而絕不表現在言語上，只是